全唐文/卷063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唐文

这是一个自动生成的页面，需要人工复查。复查后，请移除此模板。

蘇冕

冕，京兆武功人。德宗朝為京兆士曹參軍，因弟弁以腐粟給邊，貶信州司戶參軍。

謝加正議大夫表

臣某言。伏奉今月日制書，以臣職理粗進，加正議大夫。朝命遠臨，天慈曲被，感戴殊造，震驚失圖，臣某中謝。臣出自書生，謬分旌鉞，拙直無援，孤貞少徒。雖封域乂安，恭憑理化；而消塵靡效，實懼素飧。屬瘴癘為災，私門多釁，愧無烈士之死誌，而有犬馬之貪生，輒狀表章，陳乞骸骨。遇陛下寬一戮之責，起將廢之魂，因請退之誠，增進秩之典，宸光獨照，枯朽頓榮。況堯舜在上，蒸人自理；日月既出，爝火何光？加以無左右之容，無龔、黃之政，猥蒙天地之德，載於金玉之音。是則陛下切思理之心，以風海內，而臣受分憂之寄，謬竊寵榮。成命已行，不敢固讓，受恩益厚，期於殺身。無任感戴屏營之至。

韋表微

表微，字子明，隋鄖城公元禮七世孫。累擢中書舍人知制誥，拜戶部侍郎。卒年六十，贈禮部尚書。

翰林學士院新樓記

長慶二年春，翰林院學士缺，穆宗皇帝顧謂左右曰：「孰可充是任者？」皆曰：「恭恪

可以奉密命，

通敏可以肆皇猷，有若內謁者藍田季溫可。」上曰：「俞。」洎四年夏，院使缺，敬宗皇帝顧謂近臣曰：「孰可補是職者？」皆曰：「博覽以好古，清白以奉公，有若奚官局令衛元璨可。」上曰：「俞。」是以授金紫之賜，承侍從之榮，典司禁闈，參掌詔令。嚐因暇相與議曰：「夫宮室台觀，蓋有宜稱，苟失其制，人何法焉？內署與集賢、史館、秘書省皆號圖書府，而內署最為密近，故學士之登將相踐崇顯者，十有八九焉，彼三署不可同年而語矣。而庭宇逼仄，屋室卑陋，非聖朝待賢之意，豈群彥養德之所？於是梧桐高則可以棲靈鳳，岩嶺秀則可以韞美玉，是宜革作，以新其居。」乃同詞上聞，詔命惟允，錫以材布，假其工徒。心匠始形於事先，物境潛運於度內，乃撤小屋，崇廣廈，揭飛梁於層構，聳危樓於上楹，重簷翼舒，虛牖霞駁，甍棟豐麗，欄檻周固，三門並設，雙閣對啟，延清風於北戶，候朗月於南榮。積其典墳，藏於扃鑰，因討閱之際，資登眺之娛。若乃前瞰雲山，傍窺台觀，仰丹霄於咫尺，納顥氣於襟抱，八表殊望，四時異境，觸類生趣，隨方散懷。其下廊廡對序，階陛四匝，中創小亭，以候宴語。卉木駢植，鬆竹交蔭，折高標於梵橑，散餘芳於戶庭。信可久之宏規，不泯之盛跡也。經構之始，侍講崔學士出拜小宗伯；樓成之月，學士韋公秉國鈞；旬日，侍講高學士拜夕郎；明年正月，學士路君遷小司馬為承旨；表微洎王宋二舍人皆還秩，加職院使，複以成績，並命遷內常侍；夏四月，中書鄭舍人、駕部郎中皆以鴻文碩學為侍講學士，有詔賜宴，始觴於斯，中外之知者，朝昏皆賀。豈興作之會，契於陰陽之運乎？而土木之動，應於福慶之數乎？表微學愧鏤冰，文慚畫虎，秉筆視草，於茲六年，備曆規度之謨，詳觀新舊之制，承命為記，實慚菲詞。時太和元年某月日記。

麟臺碑銘（並序）

夫聖人作，然後王道明；王道明，然後瑞應至。靈貺感通，理合冥數。昔殷道剝喪，民罔攸歸，於是文王以有位之聖，嗣成湯之德，神人咸乂，故鳳鳴於岐，洎周德淩遲，道靡所屬，由是仲尼以無位之聖，述文、武之法，憲章聿修，故麟見於魯。於時王室無主，禮法盡去，天子之尊，存乎位號。魯，周公之所封，用四代之禮樂，遺風故典，鬱而未發。仲尼以天縱之德，生乎其中，居周公之邦，誌文、武之道，觀廢興之運，知作者在己。位不得以庇生民，權不得以司刑賞，是天將喪斯民也，而未喪斯文也。乃綴絕緒，申舊章，變其禮文，約為典憲，孥五常之龜鏡，正三綱之軌轍。帝王之道，幽而復明，盛德大業，於是乎在。天錫嘉瑞，光照厥功，故周敬、魯哀，不得而有也。由此觀之，蓋《春秋》為王法之器，魯國為王法所寄。在其所寄，以舉其器，鼓仁義為舟航，權褒

貶為篙楫，乘橫流之波，濟天下之溺。上無列國之輔，下無陪臣之助，故道不信於天下，而信於智者，法不著於當時，而著於後代。向使仲尼有滕、薛之土，得三家之眾，興我王澤，霈及蒸民，則麟出其郊，得其所矣，豈復厄於虞人哉。故麟不見，則孔子之道不彰；麟不死，則周室之亂不極。於戲！聖人之生也，得其時，則化行乎江漢；不得其時，則道屈於季孟。靈瑞之出也，得其時，則名薦於郊廟；不得其時，則身罹於殘夭。是聖人能順時以濟人，不能反時以自聖；靈瑞能因時以應感，不能反時以自靈。被厄於陳蔡，獲麟於大野，影響之應。其符著矣。《春秋》《傳》曰：「有以告者曰：『有麏而一角者何？』孔子曰：『孰為來哉！孰為來哉！』」夫豈不知乎？蓋殺之而不敢有，故示人以疑之故也。元和五年冬十一月，表微以滑之從事，使乎鄆陽，停驂訪古，經獲麟之舊壤，且曰：「後之人築臺於此，以旌厥路，感先聖之不遇，俾麟出而非時。」徘徊道周，乃作銘曰：

二儀既辟，三象乃垂。

聖道堙鬱，人心不開。

上無文武，下無定哀。

吁嗟麟兮，孰為來哉？

周雖不綱，孔實嗣聖。

《詩》《書》載刪，《禮》《樂》大定。

懲惡勸善，反邪歸正。

吁嗟麟兮，克昭符命。

聖與時合，化行位尊。

苟或乖戾，身窮道存。

於昭豐邑，棲皇孔門。

吁嗟麟兮，孰知其昏。

運極數沒，德至時否。

楚國浸廣，秦封益侈。

牆仞迫阨，崎嶇闕里。

吁嗟麟兮，靡有攸止。

世治則麟，世亂則麏。

出非其時，麋鹿同羣。

孔不自聖，麟不自神。

吁嗟麟兮，夫復何云？

馮審

審，字退思，贈吏部尚書宿從弟。貞元十二年進士。開成中累遷諫議大夫，擢桂管觀察使，入為國子祭酒。咸通中終於秘書監。

謝獎諭表

臣某言：今月日，本道監軍使內侍省宮闈令劉某至，伏奉某月日敕書，並賜臣手詔，奉宣口敕，特加獎諭，將士官吏百姓僧道等，並蒙宣慰存問者。王人旋鎮，宸藻自天，敷德澤於藩維，被恩波於動植，爰及介胄，逮於搢紳。祗寵若驚，交扑無措，臣某中謝。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恭承寶圖，奄宅區寓。一物失所，必軫於憂勤；一善可稱，無忘於獎勖。義深共理，務在擇人。升平之運，實遇今日。臣以儒流賤品，生遇聖明，雖力罄駑駘，而效無絲發。皇明鑒澈，撫勞再三，黎既荷於生成，屍素稍寬於罪責，揣循涯分，木石增慚。又降殊私，曲沾睿渥。慰諭之意，稠疊於頒宣；藻飾之榮，昭彰於綸綍。

無微不錄，無遠不該，地裏雖介於炎荒，天威如在於咫尺。所期俗阜，以洽邕熙。

謝追赴闕庭表

臣某言：某月日，度支急遞到，伏奉某月日敕，追臣赴闕庭者。鴻恩曲被，宸翰忽臨，來自天衷，出於望表，抃躍無地，光輝在身，臣某中謝。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以至仁格物，元德統乾。臣孤立愚直，素空器藝，朝無瓜葛之援，外絕朋黨之私，以苦抱忠，自托明代。神理照鑒，天聰自仁，遂忝再領近州，一居方鎮。前歲延英麵辭之日，親受聖慈，百身何答，三複在心，銘肌鏤骨，恐不負荷。洎祗恩赴任，陳力在公，海隅黔黎，日樂皇化。至於軍州，經諸道往來，但守官司，不虞謗讟，以丹心奉上，仰侍宸威。亟經二年，首陟三載，幸無罪戾，皆荷生成。陛下聖慈優柔，皇鑒明朗，不遺一物，信若四時，果降中詔，特令赴闕。恩崇感極，義切戀深，顧親族而生輝，望雲霄而有喜。以今月五日發離本鎮，克期兼道，計日趨程。魂馳軒階，心注晷刻。朝天既近，承雨露而增榮；向闕匪遙，望恩光而稱慶。

請琢去孔子廟堂碑篆額中大周字奏

《孔子廟堂碑》，是太宗皇帝建立，睿宗皇帝書額，備稱唐德，具讚鴻猷，文翰顯然，貞石斯在。洎武後權政，國號潛移，竊於篆額中間，謬加「大周」二字。豈可尚存偽號，以紊清朝，疑誤將來，傳流僭謬？其「大周」兩字，伏乞天恩許令琢去。謹錄奏聞。

王計

計，貞元時人。

代王僕射諫伐淮西表

臣某言：中使至，奉詔兼宣口敕：以彰義軍節度使吳少陽不起所疾，奄謝明時，聖情追念藩臣，良深軫悼；少陽男元濟，不待朝旨，自領軍戎，陛下尚念舊勳，特頒詔命，冀其追悔，未即加兵；以臣謬列方隅，俯賜宣示。絲綸遠降，天使薦臨，祗奉睿謀，仰荷元澤。亮臣微賤，素無識知，猥蒙恩私，訪以去就。其於利害，臣所難言，以臣旋觀，誠在天斷。伏以陛下內有輔弼，外有勳賢，資廟算可以葉宸衷，審政議可以正天下；如臣庸瑣，備位藩屏，為將非衛霍之儔，在朝無絳灌之列，徒以虛承重寄，苟竊明時每荷

寵光，載懷兢惕，豈敢輕塵聖聽，以冒天威？彷徨靡寧，進退惟穀。臣有愚懇，思欲上達，況承天問，敢不奏陳？伏惟陛下光有萬方，子育兆庶，安危所係，實在陛下。忠於陛下者，則獻弭兵之謀；諂於陛下者，則獻用兵之計。臣性本專直，心願竭忠，苟徇群情，是惑宸聽；臣若勸陛下韜兵匿甲，則淮西受賜。又慮多士，橫議微臣，以臣私情，有何阿黨？二途之內，伏俟聖裁。臣於藩閫之中，名位最下，雖陳鄙見，豈副天心？其有不載表章，附李誠義聞奏。伏希元造，俯賜明鑒。限守戎律，不獲陳露闕庭。

席夔

夔，貞元十二年宏詞及第。元和初官吏部員外郎。

披沙揀金賦（以「求寶之道，同乎選才」為韻）

寶之至者，金實難儔。何混質於微細，每隨沙以沉浮。不耀其光，誠觀而莫辨；退藏於密，故披而可求。元鑒在人，至誠斯保。察晶熒於磧礫，視隱映於潭島。澹以冥搜，靜而窮討。翻混濁，酌澄浩。得之為利，雖云貨以藩身；揀必于精，終是不貪為寶。道以之至，行無越思。研精既辨，取捨奚疑？浩浩同流，詎謂衆難分矣；專專匪惑，盡可汰而出之。信多雜而不混，何在小而見遺？故得方以選才，比諸振藻。符至人和光之德，明君子知微之道。豈止匪固於窮，思濫於中。懷至寶，竊元功。披隤洿而不厭，積貨產以未豐。則情惟盜比，而業與商同也。徒觀夫敷彩污塗，涅而不渝。外濁如汨，中明自殊。養正以蒙，潛雖伏矣；從人之欲，道豈遠乎。彼荊山採玉，河上求珠。刖雙足而未偶，冒萬死而爭趨。匪曰能智，是為至愚。曷若隱而自彰，微而可辨。常保質於堅重，匪淪精而展轉。以是為德，則和而不同；以是求賢，則舉不失選。況今至珍必見，朗鑒恆開。細無不察，大無不該。在深潛而未耀，求揀煉而斯來。亦何必披鄱陽之沙，方見為寶；覽士衡之賦，然後稱才。

運斤賦（以「上下相應其誌同」為韻）

道貴乎樸，物疵於妄。為謀者必定於前，執技者可以事上。繄郢人與匠石，能器合而神王。堊複在鼻，將欲表微；揮拂以斤，何其用壯。既分庭以離立，亦持刃而相向。於是算錙銖，慎取舍。運之於手，將匪疾而匪徐；愜之於心，寧我欺而爾假。誌而必中，同引滿於彀中。妙不可傳，猶斫輪於堂下。況乎器也利，工也良。壯前趾，耀雄铓。以力運臂兮臂可使，以彼契此兮此可忘。迫其勢則成風含響，激其石乃飛電分光。欲臻夫妙，

在慎其相。故受刃者不為股栗，執柯者無聞手傷。向使受刃者震懾，執柯者劻勷。則必滅爾鼻而黦爾麵，豈惟破我斧而缺我斨。亦猶朋儕見知，工用可稱。藝成道得，合調諧應。豈同夫眾人遇我，狂夫阻之。瑣瑣庶匠，丁丁在茲。得離婁督繩而尚失，以公輸削墨而猶疑。安能霜刃投虛，必在乎蠅翼；圓柯在握，不失乎毫厘。是吾質也，實惟何其。知者可托，無乃後時。客有多才博雅，好奇尚異。糟粕既得，頗讀古人之書；鑿枘可規，願行夫子之誌。將求輪扁之術，以廣運斤之事。乃歌曰：「彼二子兮，以藝相崇。得一理兮，其心則同。運斤在手誠可懼，堅立不動神之雄。豈運斤者妙其術，堅立者知其工。幸見遇於郢匠，無輟響於成風。」

冬日可愛賦（以「陽德淳耀，消暢寒氣」為韻）

冬實窮節，日為至陽。節窮而栗冽凝慘，陽至而焜燿舒光。方傷竹雕鬆之嚴，物無不懼；睹麗天出地之旭，愛何可忘。觀其升黨朗以自東，蕩沉陰於有北。不赫矣以難向，誠溫然而可即。依巢之鳥，感微煦而和鳴；帶雪之林，假餘光而改色。所以就之稱堯帝之聖，比之成晉臣之德。彼穀隱岩居之子，無衣無褐之人。照臨導夫和氣，偃曝得夫天真。慘怛潛收，戚戚之容鹹革；溫仁遠被，熙熙之化斯淳。故得廓開曀霾，洞達遐徼。融液冰渚，依稀雪嶠。散九陌以無氛，委千門以通照。彼繩樞甕牖，既臨砌而樂我無私；雖熊席狐裘，亦舍爐而欣夫有曜。且四月歌其烈烈，雨雪苦其瀌瀌。既飄風而忽至，何見見而聿消。豈若儲精在於宣明，舒德本乎洪暢。異春晝暄妍之色，無夏天赫曦之狀。微溫椒寢之中，稍暖秦樓之上。是知當時則慘，物鮮其歡。非愛景而斯出，處窮冬而固難。躔次不留，誌士徒爭於短晷；輝光可附，小人寧怨於祁寒。故曰太上化人，德之為貴。鹹欣欣而可悅，不炎炎以求畏。當垂煦嫗之仁，以釋幽陰之氣。所以賦冬日之事，歌德政之謂。

許康佐

康佐，第進士，又登宏詞科。累官禮部尚書。卒年七十二，贈吏部尚書。

宣尼宅聞金石絲竹之聲賦（以「聖德千祀，發於五音」為韻）

喤喤樂聲，瞻言闕里。視之不見，聽之盈耳。宮墻如在，可配於鏗鏘；德音不忘，曷間於年祀。猗歟！原至樂之作，異凡音之起。靜而疑深，絕而復尋。繹如疊奏，嘈若同音。豈幽通於元造，異中出於人心。聆其節奏，相夫擊拊。發和鳴於閶域，應流韻於墀廡。

既嗟乎可得而聞，又思乎其所不睹。疑一唱之嘆，且至於三；比衆音之和，不容於五。莫不動心而駭耳，感今而懷古。鏘若在懸，哀如在弦。筍虡無形，異和戛之二四；聲詩合雅，同鼓篋於三千。事寧同於想像，理實閟於言筌。爾其融泄克諧，肅雍清越。通明洞幽，變化翕忽。激數仞以徐來，觸兩楹而靜發。憑合莫以方奏，流元間而未闕。故能動心導和，響皆順正。德有符於解慍，教實倍於施令。式彰乎不測之神，以見乎多能之聖。俾恭王之是驚，聞斯行諸；稽太師之所謂，始作翕如。且遺音於棟宇，寧假手於元虛。於是辨清濁，節疾徐。知笙簧之疊和，訝鐘鼓之相於。其變無方，其來不極。靜好交至，激揚未息。簡子夢中之遇，其志則流；靈公濮上之音，其聲多慝。曷若舒嚮緩，遵肆直。俾夫音聲之道感通，咸聽此而知德。

堯佐，禮部尚書康佐弟。第進士。官太子校書郎。終諫議大夫。

許堯佐

堯佐，禮部尚書康佐弟。第進士。官太子校書郎。終諫議大夫。

五經閣賦（以「禮傳詩書易成教」為韻）

王者為邦，實先學校。不有載籍，何以垂教？必由乎文字，使知乎忠孝。東序西序，取乎遊焉息焉；八索九邱，俾其是則是效。粵我後矣，聖哲者歟。命儒官兮，至公以居。所崇惟學，所寶惟書。搜群言而斯在，立重閣以藏諸。觀其結構孤高，軒扉對啟。飾不及侈，儉而中禮。刮楹之上，標銀榜之煌煌；峻宇之前，閱子衿之濟濟。於是六籍鹹萃，百代無遺。恭儉之教，比事之詞。虞夏商周之五典，《國風》《雅》《頌》之四《詩》。既精微之與廣博，莫不森羅而在茲。文移科鬥之質，字別魚魯之疑。軸星攢而花散，帶霓舒而草滋。欞檻風來，動芸香之苾；綺疏日映，見鉛槧之累累。覽彼縑緗，請披記傳。或崇其台，以邀非望之福；或邃其榭，以逞荒怠之宴。未若事惟師古，政以化成。斫樸之勤，毋弛怠於儒學；黼藻之飾，不加賁於簷楹。由是事美德風，人歌懿績。校則同於天祿，藏乃異於魯壁。左平右城，雖有陋於明堂；上棟下宇，乃不逾於大《易》。別有名係庠序，身衣縫掖。睹茲閣之岩嶢，諒吾道之宏益。

清濟貫濁河賦（以「與濁同流，清源自別」為韻）

河之並濟兮，惟秩其平。濟之貴河兮，勢若相傾。非剛克無以見其柔立，非甚濁無以彰

其至清。是以靈源浚發，柔德兼呈。徒觀其流波委注，秀色澄澈。衝融而濁水遙開，鼓怒而洪流直截。遂使還淳之士，疑二氣之初分；策功之臣，驚一帶兮中裂。既處濁而不染，每含貞而自潔。苟與和光者殊致，寧與淈泥者無別。是以霍波激，崩騰勢翻。濟水與河水相輝，光容易識；清流與濁流不雜，質性難論。苟徵之於變化，可察之於本源。於以表德，於以辨類。方九折而橫流，啟重泉而直至。故以盤渦渾曉日之輝，疊鏡寫晴峰之翠。絕河而去，孰與我爭先；導沇斯來，孰謂我奚自。若乃衝虛是玩，迅激難儔。廣可涉兮，思杭葦於寒渚；清可挹也，欲濯纓於夕流。貫長川之浸浸，委清浪之悠悠。然下流綿邈，願表清而不濁；上善昭融，故守和而不同。故可扶正直之純誌，助潤澤之成功。動漣漪於回浦，萃光景於微風。且淮之清兮濱於夷，江之遠兮界於楚。豈若貫大川以揚波，臨大都而分渚？含清濁而獨秀，求匹敵而誰與？苟河清之可期，願朝宗而為侶。

塤篪相須賦（以「樂和同聲，然後致理」為韻）

彼塤篪兮謂何，同律呂兮相和。苟論功於眾樂，孰有德而同科？遂使手之足之，候清音而屢舞；伯氏仲氏，諧雅韻於升歌。疾徐共節，長短同旨。感肅雍兮一貫，伺戛擊兮雙起。為合雅而諧聲，故殊形而共理。然則大篪諧奏，美矣德音之音；鳴塤獨聞，同乎以水濟水。是故變通可象，節奏斯呈。爾韻方舒，我則厲之以疾；我音斯濁，爾必懲之或清。苟同方而助化，故異氣而成聲。信可以發揮《韶》《夏》，協讚和平。故得舞獸呈姿，豈係於拊石；嘉賓展禮，不讓於吹笙。且塤資土以辨類，篪假竹而成器。土容質可以符素心，竹聲清可以滌煩誌。是則相從以和律，相因以成事。苟洋洋而在聽，諒醇醇而自致。且彼鼓鍾於宮，未足論乎異同；鳴琴自手，且何議乎先後。豈若宮商並奏，律呂相宣。調五聲不資於繁細，應八佾無違於折旋。樂則既爾，臣亦宜然。塤之得篪，載期於有輔；臣之奉主，必致乎無偏。唱和之功備矣，獻替之道存焉。故能振三代之風，合九成之樂。彼眾器之雕飾，此群聲之煩數。又安足擬塤篪之純質，論聲音之清濁。

日載中賦（以「漢文帝時數如此」為韻）

聖德上通，陽精下贊。經太虛之寥廓，赫流光之耀煥。皇矣廣運，德用邁於陶唐；日歟載中，瑞克符於炎漢。其始也，升扶桑以昭晰，拂若木兮氛氳。灼麗景，開祥雲。羲仲命官，敬導之功式著；誇父整策，競驅之勢斯分。雖馳騁於靈馭，終感通於聖君。故歌休明者，徵於陽位；察符瑞者，觀乎天文。於是翠煙澄霽，白日增麗。流景弭節，飛輪頓勢。踆烏矯翼而卻翔，驤龍擁駕而回逝。端乎晷，遽乖測景之司；表乎祥，必俟垂衣

之帝。蓋所以應仁聖，葉昌期。曾泉既逾，異晨陽之杲杲；昆吾再捨，嘉日馭之遲遲。是則天垂象兮不昧，日輔德兮無私。既載中呈瑞，亦太和效時。遠以變化，同諸掌握。苟夙夜而致理，在禎祥而欲數。伊靈氣之潛通，豈天聽之元邈？日之為美也，無德而言歟；日之為瑞也，有時而效諸？運行必隨乎圓蓋，昏曉式經乎方輿。昃而復中，在明君兮則爾；中而斯昃，雖壯士兮焉如。我皇播德於彼，表瑞於此。不肅而康哉，無為而樂只。躔次可覿，豈假垣平之片言；昭明有融，寧匹魯陽之三徙。然鑒於人事兮，諒天道而伊邇。

廬山東林寺律大德熙怡大師碑銘（並序）

大師諱熙怡，姓曹氏，桂陽人也。舊勳前烈，垂休積慶，史氏詳之矣。夫真如不遠，其要在乎無垢；妙理不深，其要在乎見性。本於真實，暢於虛空，俾聆芳咀潤，孜孜請益，則大師之教也。大師體識深靜，風度端敏。受具戒於南嶽，修律儀於東林。常趺坐一室，而四方學者，差肩繼踵，發此柔軟，納其歸依。嘉言玉振，微文冰釋，故崇德雅美，臨壇持法，垂五十年。嚮以至德初隸東林寺，居耶舍塔院，數逾二紀。而信心長者，懷甘奉贄，紛然並進，監廚守藏，不遑祗受。既而悉歸精舍，頒於眾僧，大師率門人，布衣糲食而已。故推已以見相，因相而歸空，搜閱精微，鑽研旨要。常若背悶，而針石不能及也。故中夜累歎，有神人撫背，殊形駭物，斯須乃去。自知窮討經論，切磋心要，加以律儀端靜，受持勤至，感通之應，固難盡書。至於山鹿歸仁，林鳥效祉，大師之室，不足駭也。大曆五年，躋五老峰，望彭蠡，臨瀑布，乃構淩雲精室，為經行之地。旁引泉竇，以滌塵垢；近躡鬆壑，以求清涼。丹崖雲岫，勢若屏牖。然趨風望景，攀危輦重，翼如而至者，難以數計。積十餘年，乃止大林精廬，杖屨衣巾，屏居一室，行住坐臥，無非道場。乃淬法刃，燃慧炬，俾夫恂恂圍繞者，割其縛，導其迷，洗然而自得也。貞元中，歸東林戒壇院。以為吾道已成，吾教已行，十二年丙子歲秋七月二十七日，召門弟子曰：「吾隨化還。」須臾寂滅，僧臘五十，報齡七十一。州閭赴吊，道路銜悲。宗師既沒，法教疇依，蓮沼蕪涸，禪林凋折。以其年八月十四日，遷座於香穀原，從人欲也。大師精貫六藝，旁達百氏，常與礦太師魯國公顏真卿、故丞相天水趙公憬、故鄭滑節度兼御史大夫范陽盧公群、今吏部侍郎宏農楊公於陵為參禪之侶，幽鍵洞發，宏言兩得。門人法粲、道鏡、道寧、道深、道琛、道建、利　等，並三明繼軌，四禪紹跡，緣起皆泯，空有兩詮，卜商傳闕里之教，龍樹演迦維之法，其旨一也，鹹以夙承甘露，願勒貞瑨。銘曰：

演暢微妙，經行道場。昭昭大師，啟迪無方。孰雲虛空，不可思量。普滌緣念，永清心

地。異物幽讚，靈鳥效瑞。景行如存，追思不匱。白日在水，澄虛則明。至人臨池，無垢則清。信而不渝，衝而不盈。宛彼堂廡，空留法象。門人紹德，禪燈繼朗。式播芳塵，以慰瞻仰。

綮律師碑銘

六度既修，三明未分。英英大師，執濯就焚。青蓮挺秀，朗日開昏。學者歸心，邦人居敬。既去塵緣，乃知真性。追思精室，如懸法鏡。音容永秘，瞻仰疇依。門人掩泣，寶炬藏輝。北望鬆阡，其誰與歸。

張洗

洗，字濯纓。貞元時官朝散大夫河南濟源縣令。

唐濟瀆廟北海壇新置祭器沈幣雙舫雜物之銘（並序）

有唐六葉，海內宴然，偃革（闕二字）崇乎祀典，封茲瀆為清源公，建祀於泉之初源也，置瀆令一員、祝史一人、齊郎六人，執魚鑰，備灑掃；其北海封為廣澤王，立壇附於水之濱矣。天子以迎冬之日，命成周內史奉祝文宿齊，毳冕、七旒、五章、劍履、玉佩，為之初獻；縣尹加繡冕、六旒、三章、劍履、玉佩，為之亞獻；邑丞元冕，加五旒，無章，亦劍履、玉佩，為之終獻。用三牲之享。邦之大事，先在祀乎！濯纓不才，謬領茲邑，下車入廟，每事皆問。主者有云：「俎豆素闕，弊難悉數，其尤者有五，北海望壇，臨事壘土杇鏝，一歲而費數金，為勞之甚，其弊一也；二所祭器，凡百有二十二事，至時請於上寮，轉轂八洛，去來三百餘裏，仍以稅緡酬之，積有歲時，不知窮極，其弊二也；沈幣雙舫，又以車取，池河渡口之舟，往返之勞，結彩之飾，其弊三也；兩壇位席，百領有餘，戶至誅求，為擾非潔，其弊四也；床榻乃至七著，用之類門到斂索，事終存亡大半，其弊五也。」既革前弊，輒為之銘。銘曰：

寤寐求思，如神有知。大風離披，壞木於斯。人吏驚馳，念茲悟茲。為餘有意，廟中無備。沈幣雙舫，二壇祭器。子來悅使，所借皆遂。觀者闐闐，事無闕焉。刻之於石，以待後賢。是時也，貞元十有三年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

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